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善惡圖全傳 第三回 張三被捉遭擒 邵青起造火牢

詞曰：道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禹商周，英雄五霸鬧春秋，傾刻興亡罷首。

青史幾行名利。白忙無數荒丘。前人留得後人收，說甚龍爭虎鬥。

話說李雷，見四樓教習和眾多打手都被張三打傷，思想良久，喚來邵青道：「我空有這四樓教習，看來都是飯桶，經不起張三一頓拳腳。如此以後怎能捉拿亂黨？我想張三武藝高強，如能收歸我用，豈不如虎添翼？老邵呀，你要出個主見，好好治服張三，我就開心了。」邵青道：「大老爺喜歡這張三，張三不依，如之奈何？依我見，送到溧水縣處死他，豈不乾淨？」李雷搖頭道：「老邵呀，我一定要叫張三降服才罷。」邵青想了一陣，才道：「大老爺定要使他降服，沒有別的主意，只有半月前府中演戲的時，句容縣有四個教習，拿手本來大老爺處請安。後來有事辭了去，此四人若未動身，請了來定能一箭成功。」李雷說：「老邵，你快騎了牲口，趕奔西關，速去請了來。」邵青答應一聲，急忙跑將出來，上了牲口，直奔西門外。不一時，到了王二下處，叫聲：「王二，你坊子下的四個教習，可曾動身？」王二道：「邵老爺，你不提起四個人猶可，提起來我心都寒了。如今拿印子錢養他們四人，吃斷了我脊筋。」邵青發燥道：「你不用說這些窮話！」王二道：「問他四人做甚？」邵青道：「我是李大老爺那裡來的，今日差我請他們前去，做四樓教習頭腦。快些進去，說與他們知道！」王二答應一聲，趕將入內，見那四人餓得東倒西歪，便說：「諸位，你們造化到了。李大老爺差邵老爺來，請你們去當教習頭腦。快去相見。」眾人聞聽，說：「哎呀，王老二呀，我們四人合了三身衣服，我是自己洗澡剃頭，嚕嚕用完。老二呀，你一發周全我一下，進去同二嫂講，把衣服借與我穿一下。到了李府，做新的奉還。」王二隻得進了上房，尋了一套衣服出來，遞與他們穿好，一同出外，見了邵青。

邵青帶了四人回轉李府，囑咐道：「你們見了大老爺，要放威風些，胸脯子要挺得高高的，聲音要響亮些，切不可低聲下氣。這等沒神氣的，大老爺不喜歡。」四人答應道：「總要邵爺幫襯幫襯。」進了家門，早有家人報進南書房，說四個教習的，個子如金剛一般。李雷聽言，心中喜歡。不一會，只見邵青引著四個人進來見李雷。邵青道：「你們來見大老爺。」四人勉強挺了胸脯，走將上來高高喊了一聲：「孫建安給大老爺請安！」這一聲，把個吃奶的氣力都拿出來的，口中微微有些喘。餘下三人都請過安，個個皆喘。李雷一見，說：「老邵呀，這四人身材倒也罷了，可以去得。就是不喘才好呢。」邵青說：「他們是有內濕熱的，到了大老爺府中，一定福分齊天。吃了飯食下去，自然精神力壯，百病消除。」李雷又問：「你叫孫建安？」孫建安道：「小的叫做七日神孫建安。」李雷道：「怎麼叫做七日神？」孫建安道：「小的胸上有七個朱沙紅記，因此人們替小的起這個綽號，叫做七日神。」李雷吩咐站過一旁，又問第二個，叫朝天吼萬千。第三個叫喪門神周元寶，第四個叫土太歲蒯明。李雷一一問過，便道：「我大老爺請你們，沒有別事。問你們可會打老虎麼？」回道：「小的們會打大蟲。」李雷道：「非是大蟲，乃是個人。」眾人道：「請問大老爺，這人是誰？」李雷道：「溧水縣內一個地棍，姓張名海，字世勳，叫做什麼沒毛大蟲張三太爺，你們敢去打嗎？」四人一聽，頓口無言。李雷道：「難道你們怕他？」四人道：「非是膽小不敢前去，奈何小的們住在坊子裡，無錢使去，蒙張三太爺施恩周濟，所以我弟兄感他之恩，不忍前去。今蒙大老爺抬舉，哪有不去之理。待我兄弟商量，自有主張。」李雷說：「這張三，我只是擒他來，要其降服於我，並不想傷他性命。你們去商議個辦法定了，再來見我。」吩咐家人備酒飯與他們吃。有爺們答應，把四個人邀到一個不大不小的廳上坐下，擺上酒飯，眾人用畢，大家商量了一個主意，便又到南書房來見李雷。李雷道：「你們用過酒飯了，想出了主意麼？」四人欠身道：「多謝大老爺，已吃過飯，商量了一個主意。」李雷道：「我今日就要你們去找張三，與我把這大頭拿來。」四人回道：「張三太爺此時刻斷不在家中。要去找他，又行蹤不定。依小的們主見，明早前去，給他一個出其不意，才能把他拿住。」李雷道：「好，就是這個辦法。」叫家人領他們到後樓，會見眾教習。晚間又用過酒飯，各人安寢。睡到半夜，孫建安大叫一聲，滾下牀來。眾人驚醒，問是何事，孫建安說：「沒相干，方才夢見張三太爺爬在我身上，嚇得渾身是汗。故此叫喊。」說罷又上牀睡覺。

不一刻早已天明，眾人起身穿好衣服，淨面漱口，一齊到南書房，見了李大麻子。邵青叫他們用畢點心，四人收拾停當，出發去拿張三。少時邵青說：「大老爺何不備了牲口，一同出去看拿大頭？」李雷說「好」，吩咐備了牲口。李雷邵青出來，上了坐騎，帶了眾教習，各持兵器，前後簇擁，一直奔西門街來。孫建安等四人先走一步，到達西門，只見前邊遠遠來了一個，頭戴大紅暖帽，身穿著藍色直袍，腰繫絲絲，腳登薄底快靴。臉膛赤紅，一雙怪眼，兩道濃眉，獅子鼻，癩象口，光禿大腦袋。你道是誰？正是沒毛大蟲張三太爺。他不防備有人暗算，正走之間，只見一人走上前來，叫一聲「張三太爺」，張三聽見，說：「龜旦子，叫太爺做什麼？」抬頭一看，認得是孫建安，卻是熟人，並不防備。正待說話，冷不防眾人一擁上前，把張三撩倒丟翻，懷中掏出備好的繩索，早將張三手腳捆個結實。張三倒在地上，口中罵道：「龜子龜旦，我張三太爺今日被你弄住了，是你們造化。若還得了這條性命，那時節把這一腔子熱血，同你們倒掉了罷！」正說著，後面李雷縱馬來到，叫了一聲：「張老三，好好服了我大老爺，我自有好處待你。」張三聞言，更是罵聲不止。李雷大怒，吩咐著實打。眾教習恨昨日被張三打傷，便一齊動手，上下狠打。他還罵不絕口，直到帶到重傷，口中才低低喊了一聲「哎呀」，李雷吩咐：「不用打了，拿板門與我抬回！」不一時，找來板門，將張三抬了，一直抬進李府大廳擱下。李雷吩咐：「取山羊血衝木瓜酒與他吃下。」又叫：「給他備些飯食吃。」又叫人：「請先生，等他醫治好，再作道理。」

大老爺吩咐停當，同畜生臉轉回南書房坐下，叫一聲：「老邵呀，張三如今被我捉住，你可代我出一主見，叫他降服。」邵青說：「要他降服太難。大老爺，不如將他送溧水縣處死。」李雷道：「我要他活活的服了，我卻不准用刑打傷打殘。」邵青說：「大老爺，這件事門下沒有什麼主見。」李雷道：「你沒主見，著人吐臭吐沫，掐掉了畜生的臉！」邵青道：「大老爺莫要性急，給門下三天，若沒主見，我邵青再不見大老爺。」邵青走進自己房中，想了三天沒主見。那一晚到了半夜，猛然想起一計，說「有了！」忙取出一張紙來，提筆寫畫，畫出三間房子，旁邊定了兩個字，名叫「火牢」。畫完，折好後，揣在靴子內。等到天明，上了大廳，不一刻，只見李雷走將出來，口中喊道：「老邵，此刻還想不出來？」邵青迎將上去，叫了一聲：「大老爺」，在靴筒內將那張紙摸將出來，遞將上去。李雷打開一看，說：「老邵呀，這是畫的幾間房子，要它何用？」邵青說：「大老爺，這乃火牢的圖樣，起造起來，厲害得狠呢。先把地挖三尺深，九尺寬，八尺長，四面用鐵柱子裹住一轉，皆牆加生鐵塊起來，用生鐵椽子白礬石加糯米汁灌起，上面鋪一色甘露瓦，用十二張風箱，兩道鐵柵欄，用鐵鎖鎖住。用毛竹蒿子點火，四面焚燒。若人進去，先是淌汗，後是淌油，然後週身一裂，天靈蓋一炸，一分兩半，屍骨化為灰塵。可不厲害！就是神仙也難挨一時半刻。受苦不住，自然願降服。出來去了火毒，也不損他半根毫毛。」李雷聞言大喜，即命邵青到董相公帳房發兌銀子，買齊物料，召來鐵匠石匠各工，晝夜興建起來。不到一月之期，火牢起成。邵青報知李雷，即命將張三抬下火牢。眾教習答應，把張三招到火牢門口，去了繩索，朝裡擱去。

那張三進入火牢，如火烤一般，汗如寸下。不一時，汗也乾了，猶如鑿子上的螞蟻，哪裡能忍受下去！只得喊道：「張三服了大老爺了！」李雷吩咐「快開柵欄，放他出來吧。」邵青叫聲：「大老爺不可造次，待我前去問他真假。」說著走到火牢門邊，叫聲：「張老三，你此刻要服就服，若再遲延，性命難保了。」張三此刻熱得難過，將頭往雪洞外伸，好一陣涼風，實在吹得受用。李雷見邵青只顧與他講話，心中著急，揚手一掌將邵青打了一個筋斗，叫人開了柵欄，張三踉蹌跳出來。腳下沒力，一腳跌倒在地，口中亂喘。李雷吩咐將他扶起，取來麻油苦茶，盛一碗朝著張三口內直灌。連吃了六碗下去，火毒全消，片刻如常。李雷說：「張老三，你如今既服了我，今賞你個前門總管，替我大老爺看守大門，願與不願？」張三應道：「情願。」李雷問道：「你家下

還有何人？」張三道：「啟上大老爺，家內有老母妻子，外有兩個傭人。」李雷道：「你回去收拾收拾，退了房子，一家兒搬到我大老爺府中居住，如何？一切動用傢伙物件，俱皆現成齊全。」張三應允。李雷又叫人取出五百兩銀子，賞與張三。又說：「我大老爺就愛看你這大頭，以後就是四九天氣裡，不許戴帽子見我。」又派下十個人供張三使用，並吩咐為張三特制一張紫檀大圈椅，給張三坐。那張三本是橫行鄉里的地棍，只會交接一些無賴，擾亂街坊。家中並無多大財產。現在見李雷出手闊綽，給自己好處不少，光棍焉能吃眼前虧，遂甘心降了李雷，捧了五百銀子走將出來。

且說四個教習得了信，一同走出，迎到張三太爺面前，雙膝跪下，叫聲：「三太爺，我們是被李大老爺逼住，才得罪太爺。求太爺發個善心，恕我等無知之罪。」張三說：「龜旦子，我三太爺恕你等無罪，快快與我滾了吧。只是我既在大老爺府中，當前門總管，我叫你往東，不可向西。叫你向南，不可向北。知道了麼！」四人答應，起身而去。

且說張三出了大門，只見眾兄弟們手提紙錠子，東張西望。以為張三被李大麻子害死，要待聽信燒紙。一見張三出來，卻往旁邊一躲。張三早已看見，叫聲：「眾兄弟，不要躲躲藏藏，快出來，將錠子化了。」眾人只好出來，將紙錠當街焚化，跟著張三回家。張三到家說了一遍，母親雖知李雷是惡人，但想兒子安全無事，又見了許多銀子，也覺歡喜，只得依從。即刻找了房東，退了住房，又與眾兄弟們相見，說道：「諸位兄弟，你我多年相好，我張三混帳兒已數十年了，未曾被人欺過。今年與李雷鬥氣，一時間竟撞上他的火牢。如今實在服了他了。李大麻子叫我三太爺為他守衛大門，你們要依我勸，各安生理，做個小本營生，尋得分文自己受用。外邊混帳，終無了局。我今送你菲敬，若依我哥哥的，日後相逢還有照應。若不依我張三之言，後日街坊相見，莫怪我張三不認識你們。你們心中顛奪顛奪，看是如何。」眾人齊聲說道：「三哥乃金石之言，小弟們無有不依。」張三聞聽，將五百兩銀子分了一半與眾人，留一半自家用。又將家內所用物件，分散眾兄弟。眾人相謝，將銀兩物件搬去。且言張三喊了兩乘轎子來，自己檢點所用細軟，鎖了房門。後日自有房東另招租戶。張三領著母親妻子，上轎直奔李府而來。後人有詩贊之曰：

品格生成相貌奇，心粗膽闊古間稀。辦豎驚人魂膽鬥，功成貫頂耐人思。

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